默記卷上

宋王銍 性之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州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捷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太祖兵再聚

于閔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為與已如何曰非其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彼来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絶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閔下有径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関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来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辞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

計其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瞻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于簀中金瘡被体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賛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

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断壽州援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為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于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寔與太祖定交于滁州引為上介辟為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為宗

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宗)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嚬蹙且倉皇嘆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太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為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院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

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〻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〻夙者乃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為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顧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遥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堦引其手以上鉉告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太哭乃坐默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韋

機藥之事韋機藥者服之前卻数十回頭足相就如

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殷聞
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
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
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勛雖其子孫莫知
之也從太宗于平原既擒劉继元以歸又旁取幽燕
出燕振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
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
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
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蚤輟得脫不然

以文云此事記載詳者舊録閒

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
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
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寔托寓而為之
耳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
屢夭晏元獻為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璐
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
仙遊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
此子心疾為妖鬼所憑為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
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
曰間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

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太子屢天涙軫上心試于帝所
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王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辞
後數日來云密言漫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
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為嗣即聖祚
绵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頗相公勿以為
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
富鄭公乃晏壻也富公為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
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
其父祚為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
每賓客至溥猶侍立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
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
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
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
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
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
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荅以至八九
十否大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
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
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其人細數之曰俱無祗是近

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肺尋便安愈矣祚
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四日孫兒輩切記是年且莫
教我吃冷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即昭成太子元禧封
許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
名臣為之佐礼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立王
豐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姪女而王不喜之嬖
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為夫人之約會
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閑捩金注
子同身兩用一着酒一着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

先上壽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
献酬王互換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于屏風
後見之挽耳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廬中即覺体中
昏憒不知人事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門外失馬仆
于地扶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慟命王從恩及御史
武元穎鞫治頃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
即以冬至日臠釘于東華門外贈王為太子府僚呂
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他事貶云去
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國史載此事多微辞惟
言上聞之停冊禮命毀張之墳墓而已
晏元献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王矚髏因

今宗史作毀張氏父母塚墓以張氏有招魂墓父母之僭也此處似誤

嘘曾見劉氏鴻書云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其陵見明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明皇在吾歷代山陵攷亦取其說然則元獻所見者豈即此耶書之以備參攷

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為數段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壞異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嘆曰此豈得于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寔于彼得之也元獻因為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為上皇遷西内李輔國令刺客夜携鈇槌擊其腦玄宗卧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者曰我固知命盡于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且法善勸我服金丹今有丹在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續通録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玄宗之髑髏骨也因潛命瘞于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殽律正星曆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在點檢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于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

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上御袍襟領磬折鞠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又閒談録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之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嗟云宣補廂虞侯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侯宜其死矣

呂申公為相有長者忠厚之術故其福禄子孫為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于是今内外之臣文字在宗慤之上固多但宗慤父逈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為侍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為盛事逈必重感戴足以惇盛朝孝弟之風上許之即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逈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畢還家而逈老病卧于牀上注目以待宗慤之帰問今日来何晏也慤具白召試畢方帰故不

暇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慤曰甚得意也迨大喜
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卧于床因喜其子召
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縉
紳榮之宋綬云自唐以来惟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
掌書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則呂申公作相而卹人之老
真宰相器也其有後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献之世不知章懿為母
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献之崩號泣過度
章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
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犢車亟走奉先寺徹殯
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鉄索維之既啟棺而形容如生
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献之第矣既啟棺知非鴆
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為參知政事諂事謂
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言必涕泣作可憐之
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默對曰曾有一
私家不幸事耻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
不肖為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
每以為言〻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為沂公言何不
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汚輔臣之列而外生

謂又自陳之句疑有誤

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慚言于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為愧惟早言于上庶脫其為卒之苦耳自後謂數〻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羞赧耳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尔緩謂當奉候于閤門沂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留身踰時至將進膳犹不退盡言謂之盜權奸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变乱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齏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晉

方悟此下未解

公候于閤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捩耳云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遣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于閤門含怒不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已不覺也是日既至都堂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〻知得罪祈哀于馮拯錢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廬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責謫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閑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章献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

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已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僚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于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粘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數為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于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問之曰兒郎若肯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及家私幼小畏怯不願去者便請于此處自言大軍一起之後敢有退避者惟有劍耳于是三軍之士感泣自勵至嶺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屢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宣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陶弼在外邑丁憂蓋弼久作廣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見弼問籌策弼察其誠為青言廣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邊事乘擾攘中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涵養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巢穴至廣州哉今誠

能誅不用命官吏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兵而敗陳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二廣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運使李肅之等迎于界首具櫜鞬謁青曰某等隨軍轉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粮食之數及要若干碩數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答曰此行亦無東西南北遠近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既曰隨軍轉運須着隨軍供贍人〻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之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此善為將帥者也

高遵裕之為將取靈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為轉運使既至軍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稟此行軍粮多少月日遵裕撚鬚熟計久之反覆思南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應諾對遵裕呼書吏取紙自書一月軍粮狀遵裕判押照會訖乃罷其後靈州城下軍潰乏食死亡幾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獄華州二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裕深責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語默舉措可以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
貌嘆曰此骨相窮寒豈宰相之狀也徐命左右秉燭
手展書卷起面觀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
然由杜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
直忽見介甫同展書燭下黑光亦徑射紙上因為荊
公說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嘆曰子勿
相戲安石豈願作宰相哉十年之間果如元發所言
董士廉關中豪俠之士佐劉滬同擅築永洛城尹師
魯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渭希師魯意以滬擅興械送
獄將按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青言于朝檻
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
縣事姚董義意氣之交也縣當發人護送而監者兵仗
嚴密如護叛逆者不得語也嗣宗交護送者于路因
呼士廉行第屢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會得嗣
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
坐廳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檻車中見青大
呼曰狄青你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廣礙着你〻今
日殺了我這回做也青聞之大驚不敢誅蓋青起於
卒伍而貴常有嫌疑之謗心惡聞此語因破檻車械
送獄〻既在有司士廉得以為計矣其後反訟師魯

贓罪師魯貶死而士廉從輕比者用姚嗣宗之計得脫也

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數諸將不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等三十餘人拽出斬之次及余襄公襄公矍然下拜而孫元規頗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太尉不得無禮擇之來時金口別有宣諭其客將在廳下即呼牽提刑馬遂就廳事上馬以出于甲冑兵戈之間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滿于鞍韉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倉卒之間言金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携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携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餼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嘆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以不即視公為恨蓋此意也

此上疑脫上字

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會其姪汭在真定因侍
婢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汭犹過其家不已其夫不
勝憤因汭衩衣〻淡黄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汭
倉卒不知避宦者為走馬奏之即唱言汭與其叔利
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勘其事鍛鍊既成以大鑊煎油
拉汭烹之至今都監之廨凶不可入蓋汭之寃魂犹
在也歐陽叔弼言頃于青州王家見章献與王沂公
親札一紙云曹利用與其姪児謀叛事理分明也須
早殺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

李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
發范忠宣尭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
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
獄問皇佑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
以為計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架閣庫有
文正差兵士送(侍)范公赴舉公案尚在擄其年月則范
公方在慶州時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
也遂據公案録白申臺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
紛矣范公得脫而元發坐親累落職知池州王以東
宮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害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為深仇又起李逢獄以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寶刀遺宗室世居事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為次相急令介甫赴呂其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解馬李之儀端叔言元祐中為六曹編勅刪定官見斷案李士寧本死罪荆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王鞏本配流改作勒停劉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從輕比焉

張茂寔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惧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閤以為春坊謁者後擢用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寔出自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寔之除歲月非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寔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繫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詰有司以為狂人而黥配之其寔非狂也茂寔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諱改名孜

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滕
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卧内茂寔岸幘起坐其頭
角嶢然真龍種也全類竒表盖本朝内臣養子未有
大用至節帥者于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
詩有子與邸中作壻此可怪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為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
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訊其面有涅文也
青来日遂答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
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
用欲誅之青聞而趍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呂青出立

于階之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
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也此豈得為好兒耶立
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白總管立久青乃敢
退盖惧并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火般
家于相國寺殿一日袍衣淺黄袄子坐殿上指揮
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遺火魏公謂救火人曰你見
狄樞密出来救火時着黄袄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
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其後彗
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知陳州同日以魏
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廣淵識英宗于潛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間諫官馬君寔力言其奸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出外世徒知君實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間也然則陰諷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君寔言楊繪不當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與滕元發令諭繪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為人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逐常言君寔純直受人風指之誤而云耳

司馬温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司馬君寔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元發在螭坳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云只我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為廣州幕官常夢入一僧室稍新潔有大榜題其西室曰宰相蔡確死于此室既寤不曉其旨時持正尚在相位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漕擢權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亦如夢也方嘆息與同官言之未幾持正責謫新州無他僧寺竟居于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夢

又何異也

默記中

宋 王銍

李宗易郎中陳州人詩文琴棋游藝皆妙絶過人前輩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為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于州之後圃時曦炎赫然晏公嘆曰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頋借四大食盒公大驚遽令取之宗易起入于室之西房令取合復掩関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開合如言烘柿四合俱滿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遺衆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

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疎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
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
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
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
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上股中兩箭歲〻必發其棄
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仇及損
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
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
敗故鬱〻不樂者尤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

人下疑有事字

子言
王君辰牓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
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憒同省相迫勉扶
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
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乃隣坐也問所以不下筆之
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
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隣坐者乃見李能屬文
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拽過鋪在
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折拽回互盡
用之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頓覺成篇至于詩亦然是

日程試半是歐卷半是歐頌詩李大感激遂覺病去論
策二場亦復如此牓發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
第云後李于家廟之旁西歐公像事之等父母以獲
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常與先祖同官俱引先祖至影
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戒為世之場屋虛誕以相
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
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
萬在其前植驚走踰墻避之后時即還父母家俄選
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
有道之士也

劉貢父過寶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西山水極
妙昭語貢父乃化光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昆侖有
名瑤池非實在夢暫覩幻觀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蕭
瑟崎峨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
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劉莊恪公平初及第為常州無錫尉時有巨
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因國初
故事多用齊魯鄙朴經生為縣令而無錫令又昏老
之經生也令廳史贊簿尉廷趋而端坐于廳事受之

平素尚氣不能堪徑趍廳事捽而痛拳奮毆之踣于
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毆死令矣平亦不
顧歸而酣飲至醉群盜聞尉毆令死大喜乘節日至
邑之草市飲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
市人徑捕之諸盜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皆手
殺五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火并獲凱旋歸邑會令
家密灌藥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鄜
陵縣由此知名
王荆公于楊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為樞
密使上令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荆公再三
謂曰廷評乃殊鄉里又聞德行鄉評之美況殊備位
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寔預榮焉又曰休沐日
相邀一飯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
殷懃勤也比往時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
鄉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為之有餘矣且嘆慕之又
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
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泛謂荆公曰能容
于物亦容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嘆
曰晏公為大臣而教人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荆
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

以文云晚下疑有脫誤予疑晚當作曉下脫起向二字未審是否 晁林

大不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〻與之為敵不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于物〻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

王荆公議按問自首法舉朝紛〻唯韓持國與公議同一日晚持國嘆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與時議如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惟與介甫同因夜來枕上不能寐細思之亦有可議也嘆荆公嘆曰此一事安石理會來三十年矣持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亦難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道左有嬰兒啼甚急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視之錦綳文蓐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携去育之竟不知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沒王事得官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浙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為富民結客毆之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于州〻奏監罪請寘于法子厚為請富民誅于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貴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〻待以舊例

常禮或謂公茂則貴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
此也我若過禮之茂則歸奏必為人主所窺不若且
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
州而鎮江即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
江展省兩州送迎旌旗舳艫官吏錦繡相屬乎道今
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荆公居蔣山騎驢出入會荆
公病愈秀公請于朝許帶人從往省荆公詔許之舟
楫啣尾蔽江而下銜告而于舟中唱道不絶人皆嘆
之荆公聞其来以二肩輿尾轎迎于江上秀公鼓旗
艦舳正唱道荆公忽于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就
岸大船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慚其歸也
令罷舟中唱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
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于道左過之荆公捨
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
床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令張繖而日光正漏在
荆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繖就相公丶曰不須若
使後世做牛須着與他日裡耕田
華州西嶽廟門裡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甚高數

十丈砌數段為一碑其字八分凡幾尺餘其上薄雲霄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于碑樓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既焚盡而碑字缺剥焚損十存二三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為陝西都轉運使繇入境至華陰縣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廟内見損碑頗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為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用嗣宗曰縣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賊姓黃名巢希仁知其戲也默然而去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后主薨自内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鍇集

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也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試訟父之寃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致敗是時誠之叔絃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絃坐廳視事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稱其少年豪傑杰介甫方識之見衆人稱舉其豪傑杰乃云唐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杰渠是何豪傑杰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荆公嘗折貢父名曰劉放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折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心真是妬上交亂真如下交誤當宁荆公大嘆而心銜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父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王安石安禮安國安上謝景初景溫景平景回也

晏元献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畧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題出周禮司

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畱也若周司空
不止掌輿地之畱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
畱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献微
應曰今一場中唯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
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於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
是榜為省元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疎
若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
一夕所乘馬為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故改
除樞密使緣此與介為深仇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
吏或公廳時失聲發嘆曰有人于界河逢見石介來
後卒有報番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兖州驗寔杜祁公
罷相守兖州力為保明乃免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
軍司馬而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揖
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勑倫存甚多僕常
至揖山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
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禄大夫知内史事上
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禄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
云知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祖字疑作神
此條殊費解
疑是二事

晏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案牘猶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衆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皆起復至冨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儒臣楊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冨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朝廷体貌況在兵革之際乎其來否則在人耳

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段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為蜀孔目官事張乘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視一小冊每鈎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乘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冊觀之盡記人細過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衆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張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啟視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誅戮乘崖問其故荅曰公為政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皆

自既起家以下文義多不順疑有脫誤

此條疑亦有脫誤

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乘崖徐曰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興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一家三翰林百祿為執政何乘崖之知人而貫文度其後果興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后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馬溫公為相除張茂則之子巽為閤門使本朝無內臣之子在閤門者君寔明日一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發曰光不敢爭正留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榜赴省試時以汴河上舊省為試院既聞榜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榜既出門則報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舉人跨蹇自河路東來者問報榜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礪也跨蹇者聞之即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行小童曰此雍丘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舉聞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鬨雎也因

此處疑有誤

言此禽有異每栖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採取其巢觀之皆一巢二室蓋雌雄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也鶩而通者習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因此悟明仲修且嘆村落猶呼曰關雎而和而別則學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義仲壯輿曰軾元豐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〻該洽寔出陳壽上不能別成書而注但三國志此所以陳壽下也蓋好事多在注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軾對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甫父以此事付託軾〻今以付壯輿也僕聞此於壯輿盡直記其舊言

時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為江東小漕因按部舟行于大江阻風繫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與仝載二三舉人盡却從者上山閑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于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問曰豈非時狀元乎彥既訝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寔而未之信也相與至佛殿

後旋掃去積塵始見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則彥尚未生之前也觀其旁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終四品彥録之以歸常以語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尚書卒正四品距見題字時適還十三年矣

劉琯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生庶母王氏既生琯而出外琯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氏了不可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琯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洛間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棲歲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琯憂鬱中漫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父未見而喜神臨之如化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琯雖心喜能知本意而後段悠漫乃日者常態唯丶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琯愈惑旋聞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琯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壻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

官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女資送甚厚也琯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媼之姓氏與前生之姓氏曰此婦姓王聞主前姓劉其子小名則琯也琯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因常役於其家且每祝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繫衣中小紙示琯因畧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琯詳細曰為當驗之然琯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紿之疑似多矣意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琯猶未信漫往既各細驗之真琯母也貯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殞絕于村久之事定因訪日者莫見也問于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目人意以琯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尔琯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琯仕遇神宗屢膺繁劇為世名臣子二何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党皆師而信服焉曇之母

以夏月晝寢于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
續有黃龍自井飛出曇母驚起開目視之怖投床下
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即教也曇見母死吼
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年薄游不檢一日書
娼館曰呂洞賓李教同遊曇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
捕之尋獲矣教皇窘自縊死久之王則叛于貝州其
徒皆左道用事聞教妖術最高聲言教為謀主用事
朝廷亦知教妖術最高果為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
驗捕曇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兾必得教雖曇言教逐
出既自縊死終不信也又于娼館得教所題教與呂

洞賓同游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
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
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雖知其貝州無李教所
部監司太守如張昷之張存十數人前皆重貶曇責
昭州別駕教妻子皆誅死今仁宗寔錄雖載此而無
如此之詳故表見之

呂文穆蒙正少時常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
靖芳水劉龍圖燁同學賦於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
鄉先生一日全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
曰頃出矣衆問僧何為師道士僧曰學術數於道士

三十年矣衆因汎問之僧曰吾師切戒術未精慎毋
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来叩師可也明日遂見
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君居下座坐定
道士撫掌大息衆問所以道士曰吾常東至于海西
至流沙南窮崑崙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
以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衆驚
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
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富貴
壽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考終始
錢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
無執政之寔語遍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忿然以
為謬妄曰坐中有許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
不受饋必欲聞之請得徐君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
南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然不可作京官延
卿益怒衆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多士
而延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第
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鑰之命悉如
所言延卿連蹇場屋至是預鄉荐鹿鳴燕日文穆命
道士與席賓散獨留二人者内閤盡歡如平日文穆
驚嘆賦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為丞相出黄扉两

朝鷺鷺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羽客漸垂新鶴髮
故人猶着舊麻衣洛陽漫説多才子徒惜遭逢似我
稀道士索紙札似若復章者乃書倡曰重日重月榮
華必別笙歌前導偃師着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
其後錢貳樞府未百日罷張王先後登庸劉守蒲中
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極力推
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倡乃
致仕薨于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偃師是日大寒微霰
笙歌乃敕奚鹵簿鼓吹也
鄭翰林獬郎官紓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
省試俱不利紓為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鴟
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
師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紓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
仍舊黜於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
鳴聲甚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為釜鳴未定忽岸
上亟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紓書云已破
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遷矣語次又有
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
及第矣釜鳴蓋有為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猷嘉風流文雅人物秀少翩〻

佳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唐之
類所閱佳麗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
聲毅夫既沒求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養親
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蠻首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
如漆聲音侏儒如鬼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
來監安州酒稅與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餡蠱之人
每於其家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飡然光勇終不快
意蓋未嘗知中國士大夫家嘗饌也每食饌畢必令
攔頭輩于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取
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
以對猷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蠻不
知有飲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為未始有也猷
謂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
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
客云就試前夢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為驢子所
落景彝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彝彈其士
檢不修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輩
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
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

禧大怒而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開寶塔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上一燈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須臾大雷雨作而焚盡都人大駭此真天火也祖母為先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為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州與郡守王山民宴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止此樓以候殿榜兒子決須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雖令嗣才俊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不得志亦須作第二人來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繼得家書云初考為狀元賦中小悞遂以賈黯為魁立之即以書示郡守而行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默記下

宋王銍

顏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獨守城不下其曾祖常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丘者奏職既入拜諸司使陳橋門開以迎太祖即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安習也太宗判南衙時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許歲詣闕理產業事太宗悅之使買之不可得習請必置之遂與銀二笏柱（往）習力截銀一二兩少塊子不數日竊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習甚嚴南衙遂藏習夫婦于宮中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為節度留後其青

置疑作致

截銀一二兩何也此事未明疑有脫誤

州女子終為賢妃者是也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懷其奏呂其子皇城使守節言父反事惶恐次謂彼只少尔但速去来日方出奏示臣寮守節至潞州開城降兵不血刃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献為樞密使楊察晏瑳也時自知制誥避親勾當三班院察之弟寘時就試畢負魁天下望未放榜間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已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之察以報寘而寘試罷與酒徒飲酒肆聞之以手擊按察嘆曰不知那个衛子奪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之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懌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之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為狀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韓絳後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一人為第四人寘方以鄙語罵時不知自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常略語曾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

扑之察省試房心為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而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所壓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壓却及察歸亦又不與語寘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公慶曆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賍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

賈有下當有脫誤

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寔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令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侍全行之理而臣寔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處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發）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惧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

三司戶部判官蘓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后語成案
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
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驗曰昭明在官家左
右無三日不悅歐陽修令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
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吃劒不得安世聞之大惧竟不
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
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
司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
壽州監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
族而鞠于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辭從向以訟起

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以其
久參侍從免致溪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
仍歸漕節往布郡條体余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責
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為朋比顧弥事
端漏落偏說陰合附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
私密省寺替名昏役跡其阿比之寔尚與朋党之風
云云其後王荆公為蘓安世埋名盛稱能回此獄而
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於其後使安世不能
有所爰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尔昭明後亦
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楊闢叔外

前上疑有其字

為舉人上書陳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此書曾存之言

歐陽公為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自大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憤爭因徙(從)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於郊因問歐公所以外補之由公嘆曰吾儕要會得此正唐相(宰)用李紳韓愈令不臺叅故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亦大嘆二人遂益交歡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孤甥之獄

達奚盈ㄟ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ㄟ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宦)之子為千牛備(謁)身者父遣往視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ㄟ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其父言貴人病常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甚無害千牛惧得罪盈ㄟ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帟幕屏幃如此所食(見)物如此勢不由已則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ㄟ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

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為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國何以久安耶此傳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

皇佑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嘗常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為藁鋪役人與高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妾以神宗與其母綉抱肚為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絶群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妾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遂命概并包拯按得奸狀與從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官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妾以宰相陳執中希温成旨為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悞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常見其一卷内逐段事一云蕭固為廣西轉運使時儂智高未反但誘聚亡命陰為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因遣人誘說且奏朝廷乞與智高一官善撫之因令間交趾奏

下樞密院難問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報固既呂歸智高反破城殺吏大困一方所至騷然至遣大臣僅免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於固以知吉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為省題詩皇佑元年狄青成功于廣西時甫廷試西旅王詩云蔥嶺占佳氣毡裘拜未央最為佳句此皆原父親札尔康定中元昊上言為諸羌所擾不得已請朝廷加一名號宰相大怒即乞削屬籍出兵加討時惟諫官吳育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乞加以名號不聽卒致侵邊患頗與固相類然古今如此者多也鄭畋乞與黃巢節度使呂琦乞和番之類是也

劉原父學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賈常彝父同在雍夏月常露坐見一流星甚大原父驚曰當有親王為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為皇子

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常仕遼中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疆都監妻女皆為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為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

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
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
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去國令公献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
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燕清秋
夢栢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黄河應
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只尺千山不可期蒼黄
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
命如流信雲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頭遣舞不由人
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起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

下云字疑衍

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偏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来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
又零落黄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
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年丈夫飄泊尤堪
憐予常游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真風觀皆宮人施
財利姓氏於碑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
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衮江南録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〻李國主
小周后隨後主王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
一入輙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多宛轉

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婦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富鄭公猶為舉子每與公往来是時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為泠淘鄭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厨具泠淘則鄭公必来公怪而問之乳媪云我老不睡每夜聞遶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驗之若如常夜則必不来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遊嵩山師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来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群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

李士寧緣以金銀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初許既魁多士其父許琉為越州知録往省覲道出杭州見沈文通名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金塗隻龍纏之製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見而嘆愛且屢目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間禍患相從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為贈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寧素為安

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溫所佩有一刀焉其雌者士寧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寧為此刀親渡海往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處嘆息驚駭久之安世問其意士寧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者此刀未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寧遂舉以與之尔後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寧私以遺世居也士寧既坐私入宮贈詩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為禍有如此者

先公言與閻二文詢仁同赴試省遇一少生風骨殊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因相與于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荊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名不赴荅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三重不曉且來雪不惟赴試盖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尔詢仁云舍人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荅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寔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擇隣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〻可法欲令兒曹有所觀効焉

政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禽因事對移桐廬縣丞

此下疑有蓋字

冬至夜宰會同官至漏夜明日五鼓漏欲盡往賀邑宰未出坐于客次見有緋魚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馬亟去且云兒子不孝某有執事天將明不可留矣禽驚問小吏荅曰知縣尋常享祀最早夜来以會客飲酒過多天曉方設祭此其先父也

吕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為偃蹇元祐間貶為散官居于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于為師從于蔡元長以據大位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荐于上皇召為宮使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

卿字未詳

恩雖出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于今日徽廟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書於紙曰卿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吕惠卿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書之矣適一士人献宮詞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寧有舊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周文美八十重来起渭濱徽改不減作不啻御書二扇一賜吉甫衆謂必相矣然何執中鄭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党逐天覺門人起大獄為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於京師其命矣乎

賀方回遍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為詩詞然所得在

可字疑衍

敘疑作頌

善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讖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荆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人之詞人盡然如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嘆墮宮井此善体物者也然不可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却掃除淨盡此所謂倒夷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敘下謂郡守方通曰蔡

從下疑失來字

元長改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蒨英有殊色公寵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愛因究其所從群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為爨婢布衣執爨而已未嘗箠也而罪群婢不能防閑縛而盡箠之蒨英既執爨請令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其僧箠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獄郡守方通親鞫而亟斷之杖其背廳事震動而僧不動如山蒨英執爨四十日衣敝申公思之令

援曰十二縣君不須出令舊英依舊伏侍即（却）著舊衣舊英堅不肯著呼出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則送之舊英不著好衣不伏侍相公舊英寧死尔言訖吞氣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猴（猿）事時方通為守寔然也云有大猴（猿）數十遂使人擒而縛之忽于烏龍山後突出數十大青猴（猿）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晉仲目擊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二日有岐路人獻碟手藝者作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衙排軍白公曰頃常出戍曾見此等事但請合郡譙門大索必獲蓋斯等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也公如請戒衆兵曰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視無有最後于馬院旁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而大呼乃人尔遂獲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嘗改官蒙歐陽公荐館職熙寧初歐公作史炤（照）峴山亭記（子厚謂至元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今子厚謂三字疑衍）以示子厚子厚曰令飲酒者令編劄斟酒亦可穿衫着帶斟酒亦可飲酒令婦環侍斟酒亦可飲酒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一置茲

（二飲酒字疑皆衍文不然何以編劄斟酒亦可下獨無此二字也）

山一投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此壯士編劄斟酒之禮也惇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酒之体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荊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于家以藁桔為薦就廳上寢于地是時潘夙公所善方知荊南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露頭瘦損愕以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書入宅公遽起取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趨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左疑作卧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傳呼呵殿而歸至內前禁中訝趨朝之早呼歐公官使人密覘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出知同州執政留之甚力以修唐書為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傭力又雇二人担糞土錢(得)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雇者不至兄弟惶惑夜無母飯不知何為遂各担籮遍村求售担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担于杏山觀前左(ヒ)忽一道士自觀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正欲淘廝汝能從我至觀中因指

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視之皆金器兩担光彩爛然二人亟尋適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色人因担以示觀主聞之于官太守曰此汝得之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田遂為富人教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為郡守天之報施善人如此

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閽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謁者問知無官請衣襴鞾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時胸中不勝憤典謁者言通判歇息未敢傳坐幾三時餒甚忽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虜安下有闕示及一典客從傍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出潛大怒索去云献湯〻畢又唱請臨廊潛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裳吃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

蔣希魯守蘄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王荆公兄弟時寄居于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過蘄見希

魯以道服見之平甫內不能平時丶目其衣希魯覺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時着道服以見客平甫對曰希文不至如此無禮

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舉進士當赴礼部間遇異僧慈上座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犹足了死生証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且言子當傳吾術足以資身不必仕宦盖子命薄也遂授其術書盡驗遂不復就省試又以授其子亦驗慈上座者別去曰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也後失其子章丞相當國必欲致之聲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須来則面與之見先生遂往見章丞相大喜其學且問其子所在曰吾欲相見詐言之耳旦入朝荐其學不肯赴舉為言詔特赴殿試先生驚悔走避丞相召鄉人赴殿試者令連結保鄉人泣請若忤丞相則我輩垂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不得已赴試而犯廟諱丞相入奏斯人不欲仕故為之耳特置第五甲既悒丶不樂一日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則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見耶先生固請往見之曰上座于人絶舉意則知之況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

其處也先生益不樂失志得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
鄉而卒獨其書人犹得之號三宮易六遇易晁以道
得其書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常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于一
曲則隘吝鄙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
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于學者矣一日常
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游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
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
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
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
者其可不見之哉
滕公常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時如竇卞汪
補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于衆中常稱譽安燾
序辱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
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尔安君金玉色也
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
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
衆人乃服其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
至觀文殿大學士以終
恩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常書以示衆云書者一藝

一鄉下疑有誤

尔可以紀言紀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
不知不障涅槃有志于道者請事斯語
潁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於古今尤工於詩
慶曆登科既改官以秘書丞為益州司録會宋子京
為師惟事宴飲沉湎日夜衙前陪費多自經景通上
書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請減飲景子京不聽又于本
路轉運使趙抃閱道不行乞解官尋暨又不許遂掛
衣冠置本廳載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過關
無以為驗景通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
坐是勒停關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
辜復官王荆公行復官詞畧曰況尔之去官志於善乎
後居潁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
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及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
名定分録潮說脞說之類甚衆知杭州錢唐多刊作
大字版携歸印行於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浚殷亦
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於世常輕君房為人君房心銜之及
作乘異記載白稹死其友行舟夢稹曰我死罰為黿
汝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聚觀而烏
鵲噪于岸倚舟問之乃漁人網得大黿其友買而放

之于江中乘異記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東華門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馬奮擊冠巾毀裂流血被體幾至委頓乃白穆之子也問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後已觀者為釋解且令君房毀其版君房哀祈如約乃得去

裴鉶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無可疑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年賦洛神是也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則自昔已傳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賦曰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以浪浪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已上皆李善之注語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則此事益明然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則悞按甄后自為袁熙妻而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黃初二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謂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于黃初七年乃崩即黃初二年〻三十六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者人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絕故也此有深旨僕考之舊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

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疾甄左右白曰五官中郎
將已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此奴云〻敬孔融聞五
官將納熙妻也以書與曹公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
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學謂書傳所記後見問對曰以
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
之爭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予朝京
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
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黃初二年甄
夫人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
曰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絕哀一逝而異鄉又
曰忽不悟其所舍悵神霄而蔽光又曰奠靈體之復
形御輕舟而上泝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
為太子數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又黃初二年監
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刦脅使者有司請
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曰朕于天下無所
不容況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隱詩再
三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楊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
時春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為君王殺灌均注曰灌均
陳王之典籤譖王于帝者又商隱代魏宮私贈詩先
于其下注曰黃初二年已隔存沒追代其意何必同時

亦廣子夜鬼歌之流詩云来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
河隔夢思知有宓妃魚限恨春松秋菊可同時僕意
李義山最號知書意必有所據耳元微之代曲江老
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思移趙陳王賦感甄輝光隨頽
步生死獨揺唇

甲戌立秋節以涵芬樓藏陳仲魚過録朱映漮鮑以文
吳免牀諸家校本參校其原不致誤者從畧也鳳起識